

勞動文藝叢書

上海英雄傳

故事

鄭秀章 著

勞動出版社

目 錄

一、老子打兒子·····	(3)
二、老頭子跳黃浦·····	(6)
三、登陸大爆破·····	(9)
四、重機槍落水·····	(12)
五、翻江倒海撈機槍·····	(16)
六、海上活捉匪炮艇·····	(19)
七、連炮彈小龍遇險·····	(22)
八、破地獄死裏逃生·····	(26)
九、灘上加難再落虎口·····	(30)
十、濤白帆打舟山·····	(34)

一 老子打兒子

一九四九年十月初頭，剛起北風，蘇州河裏新到一條小木船，這船大肚子，翹屁股，內行人一看就曉得跑海線的。船老大名叫黃德發，有個老伴，一對老夫妻年紀都五十開外了，獨養兒子名叫小龍，才廿二歲，一家三口租了這條船，專門跑寧波、定海、上海三個碼頭。

這黃德發一嘴黃稀稀的白鬍子，光溜溜的禿頭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天天在海上來去，太陽晒得久了，海風吹得多了，臉上紅裏透黑，皺紋一道疊一道。每逢船靠碼頭，三杯老酒落肚，發起酒脾氣，吹鬍子瞪眼睛，逗得喊他「黃大鬍子」的小鬼，哈哈笑，吱吱叫，這情景，和古老年畫上的「老壽星送子」真差不了多少。

這天黃昏，老黃三杯酒落肚，醉熏熏回船，一路摸摸光頭，想想自己真是魔星不退，剛剛死裏逃生，從舟山匪窠裏溜出來，正打算跑幾趟寧波，做點生意，偏是斷命的美帝刮民黨「封鎖」，絕了海路，一家三口有出無進，過日脚真爲難咧！老黃越想越煩，快到碼頭，睜起眼睛，只見碼頭上一大羣人，圍牢幾個解放軍，七搭

八搭，當中有個人比人家高出半截，勒起袖管，指手劃腳談得起勁，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小龍！老黃心裏想：「這小鬼也太不識相，穿二尺半的全是殺坯，跟他們談出禍事來，又是我晦氣！」這麼一想，酒氣上湧，火冒頭頂，跌跌撞撞趕過去，劈面一記耳光，只打得小龍眼裏金星亂飛，牙齒咬得咯咯響，捏緊拳頭，轉過身來，忽聽得老頭子的聲音：「快滾回去！」兩隻手就軟了下來，臉孔脹得太陽出海一樣，縮起雙手，連話也沒一句，旁邊的人看見老子打兒子，都沒聲響，解放軍到看不過意了，當中一個站出來，拉拉老黃說：「老大爺，你怎麼好隨便打人？」老黃頭一偏說：「我是打我兒子嘛！」說着就推小龍喊「回去」，解放軍一把拉住老黃說：「老大爺，你兒子犯了你什麼？有話可以好好講啊，爲啥動手打人？」解放軍這一拉，老黃也嚇慌了，張着嘴噴出一股酒氣，舌頭在嘴裏打滾說：「官長，我錯，官長我錯，」這解放軍放了手和和氣氣說：「啥官長不官長，我姓王，你叫我王同志好了。」老黃連聲應：「是」，光溜溜的腦袋上，急得冒煙，旁邊有個解放軍說：「王班長，這老頭喝醉了，讓他去吧，明天我們再找他，好好教育他！」解放軍說着就走了，老黃這才千多萬謝脫了身。

回到船上，老黃酒也醒了，大罵兒子尋惹是非，小龍摸看老子的脾氣，老早溜得看不見人，留下一對老伴，嘖嘖咕咕一夜沒有睡穩，想起解放軍說：「明天再找他！」這句話，老黃心胆也碎了，什麼抓船、打人、搗船板、敲竹槓，老黃這大半世，吃二尺半的苦頭，也足夠了！若是逃吧，逃了和尚逃不了寺，老黃只好硬着頭皮挺咧！

第二天一早，老黃眼睛剛闔上，只聽到岸上有人喊：「小龍，小龍！」老黃吃了一驚，披上棉襖，往窗外一看，一顆心就像鐵錨下海一樣直沉下去。



二 老頭子跳黃浦

老黃把老伴推醒，蹬着腳說：「小龍娘啊，怎麼辦？真的來找啦！」小龍娘探頭一看，五六個穿黃衣裳的，背着槍，大踏步朝船上走來了。小龍娘身體一晃，歪倒在一邊，就搶天奪地乾哭亂嚎，老黃心裏急得發麻，手慌腳亂，一頭鑽出艙外，看見隔壁有條船，也就顧不得遠近，糊裏糊塗，拚命跳過去，究竟是人老勁差，只「撲通」一聲掉在水裏。

艙裏的小龍娘，憑空聽到「撲通」一聲，跌跌撞撞趕到艙外，白髮給北風吹亂一頭，眼看着渾沌沌的水上，波浪撲啦啦響，小龍爸身上，棉襖浸透了水，水性再好也用勿出本領，只是一沉一浮在掙扎，小龍娘發瘋似地在艙面上亂爬，嘴裏狂喊：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」耳邊又是「撲通」一聲，小龍娘回頭一看，碼頭上看的人，站了一大羣，有個解放像箭一樣，直往小龍爸那裏撲過去，只一歇歇，就把小龍爸高高舉上了船。

小龍爸渾身水淋淋地，臉色發白，嘴唇黑紫，眼睛閉得緊緊的。俗語道：「嘴

得過歲，瞞不過冷」，十月寒天，水冷刺骨，上了年紀的人，經不起這一凍，就昏了過去。小龍娘只急得抱着老黃的頭嗚嗚哭，恍恍惚惚聽得人喊：「老大娘，快拿乾衣服來！」「王班長，替他翻過來倒水！」才急急忙忙到艙裏去拿乾衣裳。這時小龍也趕到了，大家七手八腳，換衣的換衣，按摩的按摩，老黃哇哇吐了幾口髒水，悠悠地歎了口氣，耳邊聽得亂嘈嘈的聲音喊：「好啦，好啦！」「王班長，讓我來抱！」身體就好像動起來，慢慢睜開眼一看，哎唷，自己正抱在昨晚那個解放軍手裏！老黃躺在床上：心裏一時又甜、又酸、又鹹、又辣，這味道也真難分辨，只聽那解放軍說：「老大娘受驚啦，多虧老大爺身體健，養上兩天就行！」小龍娘說：「真多謝官長呀！」猛地艙門一響，老黃睜眼看是小龍進來，輕輕問：「爸怎麼樣了！」小龍看見解放軍就喊：「王班長，你怎麼還沒換乾衣？娘，快快拿衣裳來！」小龍娘拐着一雙腳說：「啊呀，我真熱昏了！」說着急急忙忙開箱子，王班長笑嘻嘻說：「你不說，我也忘了！」邊脫上身濕襯衣邊悄悄說：「小龍你到那裏去了。我正找你哩！」小龍看看他爸沒有說話，王班長又低聲說：「昨天和你談的事情，你說過了沒有？」小龍臉脹得紅紅說：「沒有！」老黃并沒睡着，閉着眼有

氣無力地問：「小龍，啥事體啊？」王班長坐在床邊說：「老大爺，你好好休息，過兩天我們再談吧！」老黃睜開眼說：「王班長，有啥事體都跟我談吧，唉！」就掙扎着要起來，王班長忙說：「老大爺，你快躺下，我說，我說！」

王班長說：「老大爺，台灣、舟山的老百姓，等咱們去搭救出苦海哩！咱們先練好水上本領，才能跨洋過海打大仗，這練本領就要彪大爺相幫！」老黃向小龍看了一眼，慢吞吞說：「哦，是要用……船麼？」王班長笑笑點點頭，小龍說：「爸，昨天王班長和我談，就是這事，這跟刮民黨不同，解放軍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船錢照付的。」老黃看看王班長沒作聲，小龍又說：「爸，我們撐船，他們在黃浦江裏練兵，不是蠻好麼？」老黃閉上眼睛唔唔應了兩聲，王班長站了起來說：「老大爺，你好好休息，過兩天我們再談這事吧！」



三 登陸大爆破

這夜，老黃想想解放軍穿的是兩尺半，良心到着實好，人又和氣，心裏就有點活動了，再加小龍在旁邊扳着指頭數，什麼老三、阿四的海船都已參加練兵，一對老夫妻聽了也沒別的話好說。第二天一早，小龍連跑帶跳上岸去，只一歇歇就領着王班長一班戰士上船來咧！

戰士們在十月臘冬，一等天黑，就冒着刀尖似的北風，夜夜在黃浦江裏練划船，手皮磨起血泡；練登陸打衝鋒，往刺骨頭的水裏跳。單說十一月初頭那天，演習的是登陸大爆破，只等到近半夜，北風呼呼刮得老虎叫一樣，老黃撐穩舵把船直往吳淞口放去，一路上船連船，尾結尾，船上燈火閃閃，老遠看去就像一條沒頭沒尾的龍燈，嗨唷呼唷的喊聲鬧成一片，比端午節賽龍船還熱鬧萬分，小龍划得滿頭大汗，揩着臉，連聲叫：「好！」轉眼船到港口，正半夜漲潮，呼呼北風颳起滾滾大浪，船隻沿岸不遠一字排開，岸上燈火輝煌，遠看一個個碉堡，就像圍棋子一樣密密麻麻，老黃聽王班長說過，演習是假打仗，只是看見船上的解放軍，一個個把

子彈往槍膛裏裝，刺刀雪雪亮，船頭上那架重機槍裏，水也灌足了，王班長捧着一個爆炸筒，伏在船頭，看這副樣子，明明是眞刀眞槍，老黃心裏疑惑不定，到這時又不好開口問。猛聽得衝鋒號一響，王班長喊聲：「開船」，老黃把篷索一抖，對着岸一轉舵，再看那船上岸上燈火齊滅，餘下冷森森的月光，剎那船上岸上的機槍、小炮對打成一片火海，老黃只聽得頭頂子彈噹噹的響，船頭上那挺重機槍，像一條水龍皮帶往岸上噴火，老黃只覺得船底沙地一聲，就不動了，弟兄們一聲喊：「殺啊！」就像是落山猛虎，又如那混海蛟龍，也不顧海水深淺刺骨，縱身一跳，端着槍往岸上直撲，老黃心裏索索抖，趁着槍彈火光偷偷往岸上一看，只見王班長一馬當先，帶了兩個弟兄，捧着爆破筒，向近前礮堡爬去，老黃看看船艙，空蕩蕩地沒一個人影，忽然想起不見了小龍，嚇了一大跳，眼睛再往岸上掃來掃去，才遠遠看見有個黑影，彎着身子，挨在王班長這三人的後面，老黃看了肚裏只是暗暗叫苦。

再說岸上那小龍，偷偷摸摸，伏在爆破組後面，眼看王班長往大礮堡爬去，這礮堡三面的小礮堡裏，機槍潑水一樣，朝王班長頭頂打，王班長回過頭舉起手招呼後面的掩護機槍，猛地看見小龍跟在後面，急忙搖手要小龍別動，心裏想：這小夥

子真是初生犢兒豹子胆！小龍看見頭頂子彈嗤嗤飛，聽到子彈打進泥土撲撲響，也有幾分嚇了，只好伏在一片凹地裏不敢再動，掉前掉後的看，這時後面二挺輕機槍也趕上來了，嘩啦啦地打得小礮堡閉上嘴巴，勿聲勿響，小龍看着王班長趁勢爬近大礮堡，把爆炸筒往上面一放，骨碌碌滾了回來，只幾口煙功夫，「轟隆」一聲，震得小龍牙齒發麻，耳朵嗡嗡叫，泥沙沒頭沒腦朝臉上身上打過來，一股煙硝氣噴得喉嚨發癢，鼻子發痛，頭腦昏昏沉沉，耳邊又響起一陣號聲，只聽得「衝呀，衝呀！」漫山遍野響起一片喊殺聲，戰士們橫着閃閃的刺刀，踏過小龍身邊，向礮堡撲過去，小龍虎地跳起來，緊緊抱牢渾身泥水的王班長，說：「乖乖，怪不得解放軍打仗，仗仗勝，竟有這樣厲害！」兩人正高興時，遠遠聽得有人嘶着喉嚨喊：「小龍……小……龍！」



四 重機槍落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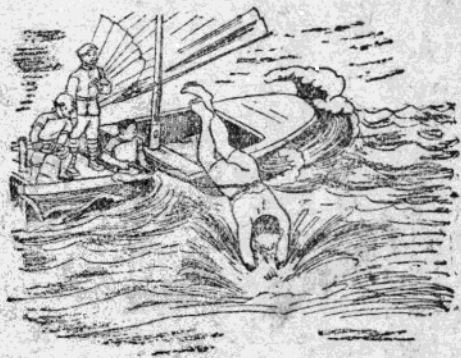
小龍和王班長在談話，遠遠好像有人喊，仔細一聽，原來是爺老頭子在找，連忙答應着趕回去，少不了聽爺老頭抱怨一頓，這時天泛魚肚白，船上岸上燈也亮了；打衝鋒的戰士們，都笑着唱着整隊回船。各船檢查過人數後，號聲一響，老黃他們就搖船回去，船順風又加順水，像飛一樣前進，快到十六鋪碼頭，潮水越發湧得兇，老黃忽然想起，就在這江心裏，有條給匪幫炸沉的輪船，今天連煙囪也看不出了，只怕碰上去撞窮禍，趕快把舵一擺靠江邊走，船身猛地一歪，只聽得「撲通」一聲，船頭上弟兄們拍腿蹬腳，連聲大喊：「啊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機槍下水啦，快，快！」有的就要往下跳，老黃拚老命喊：「跳不得呀！跳不得呀！」大家才一呆，船已往岸邊靠過去了，回過頭再看江心，水越湧越高，嘩嘩旋到中心，颶地激起大浪打下來，水沫四濺，大家胆也看寒了。王班長急白了臉，趕到船尾，攏着雙手說：「老大爺，怎麼辦？能下去撈麼？」老黃搖搖頭，看看王班長，過了半天，才說：「這地方大輪船也好進出，少講講有三四丈深，再說這江底盡是泥沙，潮水一

冲，泥沙蓋了過去，慢道機槍，就是大炮也難找影子！」王班長臉色鐵青，睜大眼說：「當真一點沒有辦法！」老黃不做聲，小龍手一揚，搶上前拍拍胸說：「王班長勿要慌，等潮水退了，我下去撈。槍是呆的，人是活的，還怕它生腳？」又回過來對老黃說：「爸，槍好比解放軍的性命，事體出在侬船上，若是撈勿到，我侬臉上也沒光彩。」王班長追着問：「老大爺，你說好撈嗎？」老黃皺皺眉說：「撈：是好撈，只是沒大把握。」王班長鬆一口氣說：「好，我們快回去想辦法！」

大家駕船回去休息，這王班長到了家，連煙也不吸一口，就去見連指導員，兩個人談了一會，一同上船去請教老黃父子。有道：「三人一條心，泥土變黃金」，四個人一起動腦筋，樣樣都有了辦法，等到第二天一早，一切安排妥當，小龍一家連同指導員、王班長、機槍手，把船直往十六鋪放去，快到近處，老黃睜起眼睛，只見沉船煙囪已露出水面，黃泛泛的一片水上，幾隻水鳥索索抖在飛，船就近處靠了岸，王班長看見指導員的眼睛睜得燈籠樣，王班長心裏也緊張起來，就低下頭動手脫棉軍服。臘冬寒天，江上北風來回打轉，吹得船蓬鳴鳴響，天上灰灰的雲，一眼看去四周盡是灰的黃的。像是要下雪的樣子。指導員看見王班長解鈕扣，就倒好滿

滿一碗燒酒，雙手捧起，這時船上半點聲音也沒有，只有水浪「忽忽」拍着船底，小龍娘嚇勢勢朝艙外看；突然看見小龍跳到指導員跟前，攔住王班長大聲說：「指導員，讓我下去！」小龍娘雙手掩着臉，一顆心幾乎跳出口來，急得沒主意，却聽見指導員說：「小龍同志，你讓開，這是上級交給我們的任務！」小龍娘聽見這話，心裏才寬了一頭，再抬頭看時，只見王班長直苗苗站着，雙手捧住酒，指導員挺着身子說：「王班長，這是一個考驗，要記住，你是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！現在喝酒吧。」王班長一隻手拿碗，一隻手拳頭捏得鐵緊，用力朝天舉起，大聲說：「指導員放心，我堅決完成黨的任務！」說着骨碌碌，就把一大碗酒灌下去，只一歇歇酒性發作，王班長一張臉紅得像關公一樣，眼烏珠爬滿血絲，鼻孔葉子一撮一撮的，小龍和機槍手忙着遞上熱毛巾，給王班長上身擦得發紅，老黃親手把帆布帶子繫在王班長腰裏，帶子又緊緊繫上絛繩，王班長說：「指導員，可以下去了？」指導員說：「慢着。」走近去仔仔細細檢查了絛繩和帆布帶，才招呼老黃開船。船穩穩往江心搖去，指導員抓牢王班長的手，重重搖着不放，再三說：「小心，沉不住就上來換氣……」王班長對着北風，赤身站在船頭，抱起手臂說：「指導員，我知

道。「這時船已到江心，小龍他們整理緯繩，指導員說：「祝你成功！」剛說出口，王班長舉起兩手，腳一跳，就像枝箭一樣直射到水裏去，只聽得撲通一聲，浪花一翻，人就沒了蹤影。船上老黃扣帆掌舵，不讓船身移動，小龍和機槍手，把緯繩放下去，一圈、兩圈、三圈小龍輕輕說：「三丈繩子了。」指導員站在船頭，兩隻眼睛盯牢手錶，看着秒針慢吞吞爬，耳邊聽到小龍的話，心裏一驚，緊緊咬牢嘴唇，額上汗珠一顆顆冒出來。



五 翻江倒海撈機槍

指導員站在船頭心裏發急，這王班長跳進水裏一迸氣，身體就往江底沉，江底水更急，眼前亮晶晶一片，兩腳剛踏到底，胸口就像有塊大石板壓上來似的，水冷颼颼直透心窩，王班長撐住氣，定神一看，破輪船就在近邊，剛沿船摸了兩步，向四面張望，突然眼前一亮，哪不是一條黑影子，遠遠看去，像個機槍筒麼？王班長連忙掙扎着摸過去，才划了幾下，就沒了勁，身上像針刺樣麻冷，胸口悶疼，急着要透氣，正想再划一下，不行了，頭發暈，眼前發黑，心裏一急，軟了手脚，咕嚕嚕幾口水鑽進肚，王班長迷迷糊糊把背上繩子一拉，昏了過去……

船上指導員，眼看秒針爬了三圈，正焦心，忽聽得小龍喊：「繩子動了，快拉！」連忙跑過去相幫。水面豁地一冒，王班長給救進船艙，肚皮脹鼓鼓的，臉色鐵青，這時老黃也趕到了，上趟是王班長搭救老黃，這趟是老黃動手救治王班長，只一歇歇，王班長吐盡冷水，慢慢喘口氣，醒了過來，看見床頭坐着指導員，就